

〈大衛、一〉

註定要迷路！

看地圖或是熟門熟路的人們都說這兒的路像是棋盤格，要到哪裡去都很好走。可是，繞來繞去，我就是走不出這棋盤格，而且還是兩次……隔了十五年之久，我依然迷失於此。

繞不出去也繞不回來。

我跟他相約在這裡見面。

正確的說，在不久前，因為一個臨時起意的遊戲，我們分道揚鑣，只約了於日落時分再次相見的位置。至於這各自擁有的、私密的幾小時，隨便各自想要做什麼都行，並且講好了往後不能過問。亦即，這是我們自己支配的時光，而且無需顧忌彼此的關係或是擔負任何歉疚。

為了什麼呢？這麼做又有何意義可言？當下，我們沒想這麼多，只是好玩。

很多事，不也就是因為一個興頭而展開的嗎？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也等接下來才知道。看會不會多了些在經久不變的生活裡的一些刺激，或是意想不到的結局。

然而，如果一切都是圖謀的呢？也許我們各自在心中早就有了這樣的計畫，但都默不作聲，等待誰先提出來，然後再假裝驚訝而思考了一陣子後才表示贊同。

當他說出這項提議時，我的心臟狂跳，體溫不斷往上竄升，我刻意離開他一兩步遠，就怕他察覺到我的興奮和欣喜。我好想二話不說就答應，但我又想聽聽他的動機，只好用不置可否的態度詢問他。

他說：「我們在一起的每一閃每一秒，眼睛都望著同一個方向，擁有差不多的興趣和喜好，聊著共同的話題，甚至連說話方式和口音都愈來愈像……這幾個小時或許會讓我們得以擁有自己的思緒……」

「能思考出什麼不一樣的人生大道理嗎？」

「天曉得！又還沒試過。」

「所以，就是說，你不想跟我走在一起？」

「不是這麼說的。」

「那是什麼？」

他想了想，「只是一個遊戲。」

「什麼樣的遊戲？好玩嗎？」

「假裝我們在此相遇的遊戲……」

他說的橋段，我好像在哪本小說或是電影或是漫畫裡看過，總是有著莫名其妙的開始和結束，卻又帶著浪漫色彩讓人心生嚮往。

他何時變得這麼浪漫？

陽光在他身上披了層金紗，背後幾尊希臘式的雕像也同樣閃著光亮，彷彿稍一不注意，他就會化成了這些雕像，或是這些雕像都變成了他。

人們在其中穿梭、駐足、流連，推擠著古城盛夏的熱，連汗水都酸著時間的記憶。我們在陰影處交談，恰恰擋住了觀光客的照相角度。同一時間，幾個快門按下，我們大概會出現於很多人的相片中，用極其自然的姿態成為美麗構圖裡的汗點。

這些都不是他浪漫的理由。

我饒有興致地看著他，聽他說話，等待提問的時刻。

我總結他的提議，「喔！就是先裝不熟，然後好像在哪裡不期而遇，之後就談了場戀愛的遊戲嗎？」

「然後，我們就在一起了。」

「我們是在一起呀！」

「那麼……還是不要好了。」

「不要什麼？」

「不要玩這遊戲了。」

「不！」我堅定地說：「我要玩。」

「妳確定嗎？」他反倒猶豫起來。

「反正只有一個下午的時間，又不是從此就永遠分開。」

我們怎麼能保證呢？我內心起了疑問，但能把持著不讓話語從唇齒間透露出任何一絲不安。我還是搞不懂他為何想要這樣做，但也算稱了我的意。

我自有打算。

我們約好之後相見的時間地點，然後在大衛像底下說再見，各自往不同的方向而行。

他瞬間沒入人群。

佛羅倫斯的觀光季，本地人都出城去了，這舊城區的石板路上滿是觀光客的腳印，我也在那上頭磨蹭著，但又留不下什麼。隨意找個角落攤開地圖，這是領主廣場，有幾條路往外通。地圖上畫的是筆直的道路，但實際上在我眼裡看來，這街道卻是蜿蜒，尤其那些小叉路又那樣引人，一個閃神就走去了別的地方。只好四處瞎繞。心上掛的是他臨別的話：「別忘了，八點，在大衛像集合。」

我要假裝迷路，去了另一個大衛像那裡嗎？

我們會順利完成我們的遊戲嗎？

如果，中途不想玩了呢？

然而，我想要趕在約定的時間到來前，獨自先去一個地方。因此，這遊戲勢必得玩下去。

我不是故意要回到這裡來的。

從下榻的飯店沿著河邊走，大約二十分鐘的路程就可到達老橋。穿過老橋上一間間賣金飾的店家，從拱型的橋廊往外望，佛羅倫斯像是畫框裡的畫，色彩豐饒迷人卻不帶任何一點時間痕跡，連斑駁的部分都還是那樣斑駁。十五年前也差不多這個樣子，這空間從不讓時間干涉太多。至少，有這麼一幅時光凝結的景象掛在我的記憶中。

我們走過河邊的時候，在僅容一個人通過的人行道上，他一如往常讓我走在前面，說要看著我才安心，以免我落在哪個他找不到的地方。我的腳程比他慢，如此他得跟在我後面慢慢走。他倒也不急，心安理得的慢走兼欣賞我的背影。

經過數年，我的背影在他眼前是否會是同一模樣？如果我變胖了或瘦了，他眼裡的我會跟著改變還是固執得只從記憶中擷取影像呢？

我們如何在人群中相遇？

小賴預言我一定會重遊佛羅倫斯，他說：「因為妳血液裡的花還沒開盡，但妳又渴求綻放，希望誰能一眼望透了妳，因而唯有這裡能讓妳毫無顧忌。不像

我們學藝術的，以為可以在這裡追求什麼、感染什麼，但每天面對這些藝術作品，反倒礙手礙腳，彷彿隨時隨地都被米開朗基羅他們這些大師瞪著，瞧我們能耍出什麼新花樣。」

「那是你自己心中有疙瘩，還怪米開朗基羅！」我心想他們這些口口聲聲宣稱學藝術的就是這副德性，似乎總有無限的藉口與理由來修飾自己人格上的問題，像在修補一幅畫。聽多了，不免想要跟他槓上兩句。況且，我也不是他說的那樣。

我們常常針鋒相對，可是下一刻又隨即異口同聲讚嘆生活中的吉光片羽。

他就是這個樣子。我歡喜有他的陪伴，但又厭煩他那時而顯得侷促和挑剔的性格。如果他可以再從容些，以及像那些義大利人般的會裝扮自己，我大概更會為他神魂顛倒，但這就不是小賴了。他的缺陷是我不曾有過的體會，因為這樣的缺陷，我反而特別跟他聊得來，不怎麼害怕他。

十五年前是小賴伴我走遍佛羅倫斯，我們談了許多話、做了許多事，唯獨不談感情。十五年後在同樣的地方，我的身邊是另一名怎麼看都比小賴優秀的男人，只是他在這裡想跟我暫時分別，而我也欣然接受這樣的安排。

算是有著不可告人的私心，我想去找小賴。

才剛成年的二十一歲，帶著狂傲的心情讓自己浪遊於這個花之城市。寄居於母親的朋友一位阿姨家，她只花了半天帶我稍為繞了佛羅倫斯市區，跟我說哪裡有超市可以買東西，然後丟給我一本地圖，確認我會安全地使用一切瓦斯和電器設備煮飯，甚至確定了我這一個月只想待在舊城區後，連如何交通都懶得跟我說，就收拾行李去別的地方度假。義大利人全都趁著暑假度假去了。整棟樓的八戶人家，只剩下我在二樓的寄居屋所和阿姨在一樓的房客。

小賴和另外一對情侶共三人分租了阿姨的房子，都是放暑假忙打工的留學生，毫無假期可言。我們像共同守護這遮風避雨的家園的管家，又像是趁機入侵無人空屋的蛀蟲忙於佔領一方空間，卻都只是暫居於此的人。在這動輒以百年為單位的地方，我們的停留比盤據於此的鴿子還不如。

我以為這大概是我生命裡最能享受孤獨的時刻，在擠滿了觀光客與雕像的古老城市裡，自顧自的流浪於青春歲月的善感多愁，以及過於浪漫的想像。

小賴卻發現了我。他發現有那麼一個女孩，每次進出這棟樓時都會好奇地往他屋裡瞧，他也就每天每天打開一點點門縫，漸次捕獲女孩的視線，直到有一天這些視線都織成了網，我們都將被牢牢補縛。

那天實在是因為廁所的燈壞了，我又不會換燈泡，只好硬著頭皮下去敲門。來應門的是正要出門的女孩朱朱，是那對情侶的其中之一。她聽完我的說明想也不想隨即轉身朝屋內大喊小賴，又回給我一個鬼臉說：「我也不會換燈泡。這些事都是小賴做的。」

把我推給小賴後，朱朱說了聲再見，便不見人影。穿著磚色短褲和水藍汗衫的小賴，斜斜地卡在門旁，睨了我一眼，「妳是柯琳朋友的小孩？」

「是。」我點點頭，可是心理上卻是對陌生人的防備。他把我從頭到腳看了看，問：「怎麼了？」

他打量人的方式雖然不怎麼禮貌，但也不致於太不舒服，我據實以告來此的目的，「浴室燈壞了。」

「喔，」他隨便應了聲就說：「走吧！」

「……」

「走啊！不是要修燈？」

小賴這麼乾脆的說走就走要幫我修燈，我反而不太確定是否要讓他進到只有我一人待著的屋子，但是沒有燈的浴室到了晚上實在麻煩，只好懷著戒心領他上樓。

等他換燈的時候，我整個人都貼在大門口，隨時做好逃跑的準備，就怕他會對我有什麼不軌。可是，他連看都懶得看我一眼的樣子，換好燈後拍一拍手隨即繞過我穿門而出。

「謝謝！」我朝他背後喊。

他嚇了一跳，轉過身來笑了。「沒什麼！柯琳說她不在的時候，要我們多留意妳。」

「謝謝。」雖然是柯琳阿姨交待的，我還是不自覺的對小賴又道了一次謝。

「呵，妳只會說謝謝呀！別謝了，有事再找我。」他故作瀟灑地揮揮手後兀自下樓。

半晌，我才記得關上門回屋裡去。

他幫我換了個比之前還要亮的燈泡，浴室不像浴室，倒像書房般明亮。這也提醒我，要每天清洗使用過後殘留的水漬，畢竟住在人家家裡，總不好意思搞得一團髒。

但是，佛羅倫斯實在比想像中來得髒亂。鴿子大便、人們隨手丟棄的垃圾，以及黑一塊、黃一塊那被風漬過或空氣污染的牆壁，加上總是做不完的古蹟整修工程上的鷹架和圍籬，我第一次的佛羅倫斯像是躲被捏縐的花，還濺了泥巴漬在身上，卻怎麼樣也還是一朵我想要摘取的花。

想像的美好，足以支撐整個夏日。

混熟後，偶爾我會去小賴他們三人的住處喝一杯咖啡或一起看電視，但是大多數時候，小賴喜歡帶我四處逛。

他說：「妳第一次來這裡，而且一下子就回去了，不要老是待在屋子裡，多出去走走看看東西，否則就白來了。」

他帶我去過什麼地方呢？

我四處走著，想把現在的路線跟十五年前的記憶連結起來，卻怎麼樣也搭不上線。我確定我記得我們曾同遊了好多景點，還去了小山丘俯瞰整個佛羅倫斯。在那小山丘上，他幫我拍了張好夢幻的照片，可是他從未出現在我的相機裡面。我想要去那個小山丘，可經過一段距離後我就放棄了。只要沿途問路，應該可以找到這個我曾留下年輕靈魂的小山丘，但我想還是算了吧，硬要重現回憶往往得來的是失望，反而讓過去不再美好，不如永遠保有模糊不清但唯一的回憶。

於是，我又來到大衛像底下。

佛羅倫斯有三尊大衛像，真正出自米開朗基羅之手的被保存在學院美術館裡，另外兩尊複製像則立於不同的廣場任人恣意碰觸、拍照，還有鴿子大便。這三處地方，小賴都帶我去過，也讓我整個夏天塞滿了大衛的身影，宛若陰魂不散的鬼，隨處一轉，又撞見他。

大衛或是小賴。

小賴的輪廓比一般東方人深邃，有著一雙大眼、高挺的鼻樑和微卷的黑髮。他領我去看大衛像，饒有興致的解說米開朗基羅與大衛像的軼事，順便細數藝術史的種種，我則從某個奇特的角度在他身上見到大衛的影子。他的側面

臉孔，跟大衛有些相似，但再往下看，論體格則差多了，小賴那過於瘦弱的東方人體型怎麼樣都跟仿希臘時代健美造型的大衛像有著無限的差距，我不禁有些失望，但又暗笑他終究不是他自己喜歡的模樣。

我愛上了大衛。他的裸體和微屈著腿的樣子，我都耽溺著貪看。想要伸手撫平他那不合比例過大的手掌上顯露的青筋，或是好奇的觸碰那雕刻得極為寫實且裸露在外的生殖器。

「文藝復興在佛羅倫斯復興了對於人這種生物的美好想像，從仰望神的視野拉回了對於人的興趣，因而仿造希臘時代的裸體塑像進行了許多創作。」小賴在大衛像前這麼跟我介紹文藝復興，以及解釋廣場上、博物館、美術館裡那許許多多的裸體雕像，他們或是神或是人，都有著差不多的樣子。

唯獨大衛，我有著不一樣的感覺。

據載擊退巨人的大衛是個才十二歲的小男孩，可是這雕像怎麼看都像個已經發育完全的青年，有人因此質疑米開朗基羅，但是他仍堅稱這才是大衛。也許，這才是他的大衛。而我卻在米開朗基羅的大衛前面，見到了我的大衛，並且戀戀著，甚至在仰視他的生殖器官時會偷偷臉紅，可又無法將視線移開。

侷促不安的我，始終在大衛像附近徘徊。

小賴好奇我何以獨愛大衛，我想了想，只能說出「因為他很美」之類的話語，可是我自己知道這只是場面話，事實上是怎樣也說不清的。喜歡與否的緣由，往往藏在無限的內心宇宙裡，就算有一天爆炸開了，至多是內在的翻了又翻，無法分享出去，外人也難以明瞭。如果可以只簡單的、生物本能的傳達出「喜歡」或「不喜歡」，這樣就好了，更無須任何理由。

買了許多張大衛的明信片，有整體的也有局部特寫臉部、手、生殖器官的。小賴看了便笑說大衛是我在佛羅倫斯的男人，嘲笑我也有異國戀曲，可惜是單戀。

我可以花很久很久的時間，就看著大衛像，什麼事也不做。

經過了這麼久的時間，就算我再也不會回到這裡來了，大衛像還是被保存得完好而供人展示，但很久很久沒有聯絡的人，在這裡要見面的機率恐怕比遇到一位天使還難。小賴從中國來這裡學藝術，什麼時候回去他也說不準。之前我陸續給他打了電話、也發出好幾封電子郵件，都沒有回應。我想，他大概已經離開了吧，回去那個他說雖然養不出什麼大人物卻有著好風景的故里，或是又轉往哪一個城市打拚去了。

我們不過是暑假時廝混的伴侶。就算有那麼一點點的一見鍾情，但是兩人都不說出來，只是相伴著遊走大街小巷。一旦失去聯繫，久了，兩人間的關係自然而然會成為風一般的存在，一下子就吹走了。這也沒什麼大不了，從小到大有那麼多相遇又消逝的人們，總是這樣出現於人生中的某個時空，過了，也就散了，雖然不無遺憾，但也無法執著。知道曾經有那麼一個人與自身有著某種關連，也就夠了吧！

就算遺忘也不用感到可惜，或是埋藏著成為一則秘密。

要不，該如何繼續與他人相遇呢？

以為忘記了小賴，但又來到佛羅倫斯時，我想起小賴還欠我一樣東西。

一樣我也不太確定是什麼的東西。但是，他說好了要給我的。

我想循著記憶找找看。